

經史百家雜鈔

冊四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目錄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魏絳諫伐戎之辭

還啓疆諫恥晉

之辭

李斯諫逐客書

賈誼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

賈山至言

鼂錯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對賢良策二

對賢良策三

經史百家雜鈔卷第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以上言無逸貴知艱難〕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上殷二宗及後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

年。〔以上周文王〕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上戒嗣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上言宜聽訓誡不可變舊法〕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上言怨詈者可儆不可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

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
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
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
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以上數莒僕之凶德〕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蒼舒。犢鼓。檮戴。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
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
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以上舜舉十六相〕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
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
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
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鬻。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
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以上舜去四凶〕。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左傳魏絳諫伐戎之辭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以上三言不可獲戎失華〕。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鬃。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

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
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
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
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以上引后羿事。言不可恃
力。黷武。〕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
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
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以上因羿淫於田。并以諫獵。〕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
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
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以上和戎之利用德
度者。不用力也。〕

左傳蘧啓疆諫取晉之辭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闔。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
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襄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以上言行禮不務恥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以上言恥人不可無備〕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師之。其蔑不濟矣。〔以上言晉多才強盛〕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臣聞史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以上言秦之先四君賴客之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騾。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

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以上言色樂珠玉不必秦產〕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以上言不宜逐客以資敵國〕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

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軌。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殷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廕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

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鬻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鬻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創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蹠蹠。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蹠。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痛哭之一〕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疥。夫辟者。一面病。疥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

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菟。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可爲流涕之二。實止匈奴一事。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

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